

方平，本名廖邦彥，彰化溪州人，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生，高農畢。民國五十三、五十四年，許達然辦「文林」散文季刊、朱嘯秋辦「詩」散文木刻」季刊時，以方平為名，發表詩作，後與古貝、林亨泰、錦連、白萩等參與創辦「笠」詩刊。

現在是「山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產品「喜年來」蛋捲銷行國內外，內銷額佔國內蛋捲類食品百分之七十，全年營業額高達數億元，是文人從商成功的典型。

舊作欣賞：

在那島上

屬於強風的季節，日午
牽牛花慣於假寐陰影下
霧已飄逸。於山之頂
凝視海鷗迴旋之姿



江 葦 在那山鄉

訪問「詩人」方平

範圍我以思念的影子

長夜，飲濃濃的咖啡

杙燈照我以淡黃之光

光在碉堡的靜默中憩息

而遠方的信揭我憂鬱的覆蓋

數時間之腳步，緩慢

緩慢一如蝸牛爬行

遂繫一束祝福於雲之頭

津沙。津沙

陽光季，影子向東偃臥

碎粒的步，踩着黃昏的脊

洞穴在右，拾扭曲的階

古典的津沙廻舞着

海之湄，村落靜默

網罟在青空之下

紅色瓦鱗櫛

許多潮的齒齒游說一些澗繫

亘欲製一私奔的故事

遂登臨一西方的堡，不欲小天下

衫裾不現，她們驚悸陌生的異鄉人

她們的藏匿遂使我們懷疑了傳說……

一常青樹覆貼一廟宇的額

神祇未來，廟祝被寂寞誘走了

乃觸及一尾倒懸的魚，我們乃知

神的慾望不能伸展的苦哀

以一片綠裝飾着港，諸山不語

啊！日曜日，這小小的莊

竟也有着浮雕的美

夜卒躡來於潮退的湄際

津沙，我們的瞳已瞥

津沙。我們的穴居已迷失

附記：津沙係馬祖一村落，傳說盛出美女。六月三日黃昏，偕沈甸、邢進二兄同遊，歸來成此詩紀念。

追訪錄：

我可以不必自己出來闖的，我家裏有田地，而且在縣政府有個輕鬆的工作，父親的社會關係，讓我在故鄉找個農事指導員也不是太難。但是，我現在想，如果我是那樣生活到現在，我現在也不一定寫的吧？我不願成為軟體動物。軟體動物是寫不出硬朗文學的，而我相信，即使不是很有才情，只要下定決心，而且徹底脫却文人的酸巾和習氣，一個文學青年在創業的能力和機會不會輸給一個本科系的人的。

我不後悔停筆，我可以再寫，而且再開始寫的時候，由於我這幾十年的創業經驗和人生體悟，一定不一樣。人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做生意要講求效率，分秒必爭，寫作却不必急在一時。

現在，我是沒時間——應該是沒心思寫，做生意

意是要二十四小時投注的，一秒鐘也疏忽不得，你的腦筋不能不整天轉個不停。而，你知道寫作並不光是「寫」，而必須是須更不停地「想」，這就和我現在的生活衝突了。

有時也偶爾會想到寫作的事，尤其想起早期寫作的老友時，但是，很快就過去。勉強寫作，也不會寫得好，這一點和做事業我相信是一樣的。

我有一個想法：我現在有機會賺到錢，我要努力去賺錢。我希望我的資產可以累積到五億元，那時我可以退下來，辦一個很大的出版社，用我經營企業的經驗，企業化的來經營出版社，出你們這些好友的書，改進大家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使我們的作家像外國作家一樣，走上可以專業寫作而生活富裕的境地。

五億元，够賠吧？

但是，文化事業就一定
要賠嗎？

